野處集 一

野處集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集部

別集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野處集　　別集類五　元

提要

臣等謹案野處集四卷元邵亨貞撰亨貞字復孺淳安人至正間為松江訓導占籍華亭其仕履畧見於楊樞淞故述中令考集中有送族兄安仲還鄉序云至元中大父處州君以弗克終仕於宋晦迹華亭別業先子遂生

華亭至德間大父歸葬故里先子弗克舉家去至今為華亭人則自其祖時已僑寓松江非亨貞始占籍樞所述猶未詳晰也是編本出上海陸深家深之孫郯以授稷而刊行之亨所著蛾術詩選蛾術詞選為十六卷今詩詞二選世已無傳惟此本獨存共雜文六十八首亨貞終於儒官足蹟又不出鄉里故無雄篇巨製以發其奇氣而文章大致清利步

伐幷然猶能守先正遺矩者寀陶宗儀南村
輟耕録載亨貞所作咏眉目沁園春詞二首
雋永清麗頗得倚聲三昧蓋所長尤在於此
惜詞選已佚今不可得而見矣乾隆四十二
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野處集卷一

元　邵亨貞　撰

記

靜樂齋記

昔人所謂無所往而非道故聖賢立言垂訓載諸冊書

然後世雖有賢愚貴賤之殊其於道一也其居塵垢之

中紛紛萬緣日遘於前乃心未始一日忘道予少時聞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

諸老儒先生曰世道不古久矣人之命於天者有限而用於世者無窮孰不以功名利欲俗學嗜好累其心勤勞没齒而不得與聞者蓋什八九矣惟其少思寡欲克己慎言者庶幾可與語此予其識之予取以為法焉而觀於世未有合者恐其以為迂未嘗以聞於人也雲間之南濵海地曰潬上士人何君彦敬世居之予聞彦敬久而未識朋游來者稱其潔修而好學端謹而有守克世其家者也今年夏介玄元院道士林德玄來告曰彦

敬名其居室曰靜默於以讀書求道而請記於予於是
又知彥敬能違外聲利不循世俗而汲汲焉以道為急
者林從子游有年言未嘗妄故信而不疑夫人之生也
闕事父母畜妻子衣食居處凡人事之當然者犂
讀書為士自幼學而弱冠壯有室强而仕艾而服官政
以至於致事必心計而躬營之又何可以無為而靜不
言而默乎予天下之躁而多言者也心雖知之而不能
自克今乃欲以靜默之義記人之室不亦謬乎雖然以

平日所聞於朋游與林之來言者而知彥敬所謂靜默者矣非以無為為靜不言為默也苟非吾所當為當言者則勿為勿言以固吾之志氣益吾之智慮若然則彥敬之居斯堂也旦旦而求之以至功名利欲不能動聲色臭味不能移鬼神變怪不能惑干戈鼎鋸不能懼彼事與物日以遠吾所造詣日以深廣則靜與默其殆庶幾乎經曰靜而後能安又曰默而識之盡求其所謂安與識者何事由是而聞道予又不可得而知也因林之

來請既起予之不能自克復誦向之得於老儒先生者俾歸之以為記

一枝安記

雲間為瀕海下邑因九峯三泖之勝而置官司馬跡其可考者晉陸士衡陳顧野王而下人才輩出民俗殷富逮唐宋間幾與列郡抗以五代南渡之亂民不知兵生聚五百餘年至宋末而戚劇矣宋社既遷名家鉅室罔不與國同休戚者貴游子弟華顛野服欷歔喬木之下

彷徨離黍之間相望於寛閒寂寞者百年於茲矣雲間遺族有三錢焉其一居市中者為武肅王諸孫今其人猶存而鐘鼎之習泯矣其一居市東者為叅政象祖之裔今不復見其人又其一居城西為南渡宦家支蔓最衍風流文采間有存者予及識其子孫四人復堂先生為宋季該博老儒予嘗受業門下太初先生為承平文物君子託跡浮屠氏以終皆典刑士也素菴子善詩詞清談卒為老子之徒今之存者惟南金君以明經教授

為錢氏文脈所在南金幼失父侍其祖長於異縣弱冠祖沒贅居三泖之上與予同里閈以文字交三十餘歲既乃更世故皆操舸出游南金閒舍他鄉不相周旋者中又過半矣歲丙申浙右大亂南金所居悉嬰兵燹乃扁舟載妻子還泖上其門人曹幼文闢室館之一見握手問勞外南金曰偃蹇之蹤青氈去我久矣琴尊書卷亦復無幾彼皆身外物耳今幸見故人故人固知予胸中所存者不失也斯為無慨既得一室以禦寒暑日夕

起居其間動焉而運默焉而靜慨然而歗歌幽然而沉繹何適非吾名教之樂耶若然則天地萬物隂陽造化皆在吾一室中具當此之時又豈念夫先廬之喬木江湖之萍寓焉子其為我名之以識吾心所適予應之曰吾子既知夫一室之可安與天地萬化相為表裏將無適不安矣予復何言雖然杜子美當天寳之末奔走亂離至無所容其跡往往形於歌詩今皆宛然在目若所謂强移棲息一枝安者豈非君子居安慮危之道乎今

之出處殆類是也姑取斯言名子之居子居之以無忘四郊之多壘而以道自安當危之中所安者存斯與聖人所謂君子居無求安者合矣庶幾無所往而不得其安也南金作而曰子之言是矣取南華鷦鷯之喻以一枝為安而忘吾先廬之喬木者人之情也今子復以聖人之言勵予予益不敢以一枝自安以忘其身之惰者此天下之言也敢不服膺遂書以揭諸室中云

仙鶴觀記

凡可以請命上帝以致下土之情者惟國家有圜丘明禋之禮至於方伯連率則禱於山川而已況其下者乎有虞氏絶地天通後世欲交於鬼神且弗可得又豈能導其心於高遠哉以是求之於人惟黄冠師為能然其道蓋出於黄帝老子也故歴代自京師至於郡邑山林之間皆設老子之宫以棲其徒講其道若官守之不可闕者凡禎祥孼厲有關於國與民必於是乎祈禳禬禜焉蓋其行純其心一斯得以通於神明也松江府治以

南二百步有觀曰仙鶴爲一郡道家之總會其始建歲月益不可考跡其可知者宋紹興年間處州天真觀道士葉大直来爲之主始克充廣之葉有道行善役鬼神嘗奏章與蜀某道士胥會天闕事聞於朝邦人爲之興起乾道間進士陳篪朱飛卿鄭瀶通判李杓等實歸其資葉乃樸斲梓材于其鄉浮之瀛海以至爲寥陽殿于中前設三門旁立兩廡翼其以經鐘二樓後建昊天寶閣又後爲主者之居學者講習棲息之所以至庖藏湢溷

一一完美請於朝賜東晉廢觀舊額始以仙鶴稱仍給省符定為甲乙傳歷年二百餘其徒繼志如一日國朝以來繼嗣失守泰定間有攘為十方若傳舍視之者觀至是大壞至正四年掌教天師擇於方士道行純一置事公勤者得赤城吳大亨使居之讓者再教檄屢下乃始承命惟吳之誠夙有通於鬼神水旱疾疫有禱輒驗尤善祓致魂爽得其教中所謂濟生度死法者每感服事帝必有鸞鶴翔舞而至益能感於人心既事惕然以

昔人成立之難今而廢墜之久思有以興復之自是凡
衣食自奉之具一不以干其恒産所得施予財幣又以
資匠石圬鏝之費邦人復相與興起鉅細各輸其力若
昔之贊於葉者然乃益其舊址崇其檐楹徹朽腐而易
以堅完去故陋而即諸爽塏不數年殿閣門廡二樓翼
室舊所有者一皆就新視昔加高廣壯麗增置雷霆之
殿將衛之居逮祖師施主而下皆列棲兩廡天人之象
金碧煥耀端儼雍穆君臣禮儀各適其序凛乎有生氣

也落成之明年芝草生殿楹間人益嘉其誠愼所致月旦望郡道士與守臣吏民咸集庭下朝拜盡禮祈天永命吳復慮十方不克安於久遠仍請命掌教二所聞於有司復甲乙故事期無負前人初志戒其徒項天裕來求文記顛末予謂黃帝老子之道載諸陰符道德等書其言葢可用於治世故漢用黃老之學者累代而天下以安非徒祈禳禬禜之為也今是觀為斯郡之甲籍為都道場又得有道之士以居之其有裨於國與民者將

垂於無窮矣遂不辭而為之記觀舊有田若干頃自宋至今官特蠲其賦役尊道教也

本一善應院記

佛法入中國歷漢六朝隋唐五代宋以至有元千有餘年久而益盛塔廟殆遍天下松江當三吳之東為瀕海下郡招提蘭若附郭者至二十餘區作始於數十年間者實居其半亦可謂盛矣本一在城西北隅其初為真淨道院宋乾道中邦人沈氏所建也歲久且蕩析至元

閭主者月麓子趙公汝昌始克起廢自殿堂而外為屋二十楹有奇既乃請命帝師更以為佛宇而已祝髮為浮屠以居之定為甲乙派以本一易真淨名葢有見於佛老之道其出其歸有不二者焉爾廷祐初昌示寂其徒存禮繼領是事慨然負廓充之志會里有禪居曰善應主僧滋果教行一方於是傾身延致推使主席而以已次之若昆弟然果亦率其弟子淨開以師事禮時至正癸未也遠近禪衲聞禮之能讓賢果之有道行皆接

踵以至郡士大夫亦喜與往還問道之屨常滿戶外所居不能容乃悉撤其舊而經營之中為大雄殿東序西向為大士殿前設山門後為法堂西序東向禪棲稍北為玄武祠示不忘真淨所自也又後為方丈室肅客之寮香積之舍以至祖祠儲藏井湢咸稱位置邦人皆樂資之不懈凡越三年而功既高深宏敞視昔有逕庭矣且以善應益其名末幾果與禮相繼觀化聞乃卒職竣事其徒善譽善實又終始竭力以底于成仍疏其事請

記於予予嘗聞浮屠人以師弟子為敘非若世之父兄子弟出於同氣者其相與授而演迤之葢一本於義耳今觀昌之創業於前禮又能致果以振其道而開與譽實輩皆服勞不弛師弟子之設心先後若出一律顧不優於同氣者與所以恢弘祖道導化方来者不外是矣宜其居之日以廣法之日以盛也昌前宋宗室子越人蚤業儒遊宦矣既為道士終為浮屠嘗掌書記淨慈禪寺世稱三教遺逸其人也果號空林雲間人得法天目

本禪師之門戒律甚嚴鄉人推之凡是皆宜書且為之
頌曰　我觀佛法心本一無有二一切世間法皆從自
心生不為外物間萬法即歸一是故此蘭若昔為真淨
居昌能會三教了性命宗旨始建立刹幢以淑於後人
乃獲滋果師善應出世法說法及修造廓充大乘境臺
殿諸宮室諸佛菩薩像旛幢大寶蓋鍾鼓鯨魚音香花
供具等種種無不備遠近脩學人聞風自傾向因敬生
解悟悉明諸佛心於一彈指頃各證三摩地如是二師

力雖寂而常應洞徹十方界歷刼無窮盡

玄元道院記

老者之徒清逸先生吳公先君子之友人也自亨貞爲
穉子時識之今垂八衮矣道行深遠有古高士風度治
鬼神制風雨旱澇疾殄如影響其所居曰玄元院當華
亭縣南城下一日造焉忽引至前廡指楹間有碑石偃
仆在地曰是予師仁壽先生陳公所琢也嘗欲識是院
事不果而逝今予將丐子一文刻之以成先志予以先

生父友不能辭既又命其弟子項君具顛末來請益虔
按院始自宋咸淳間縣諸寓公鳩財為之中像玄武帝
君延致仁壽主祠事歲時率郡士披閱道書以祝釐介
福焉此院所由始也人因其地稱曰南城道院前至元
間仁壽告老其徒蘭隱先生陳公嗣居之始克買洪氏
地於後以廣其址至大間蘭隱沒而清逸又嗣之室屋
歲久且壞乃悉力繕治凡木植朽蠹者瓦磚破缺者像
設剥落者皆撤而新之後至元間始命玄元名又建祠

宇於後奉其師而祀焉未幾清逸遷主仙鶴觀事乃俾
項君職是復逾十稔矣院舊無恒産今有土田若干畆
悉仁壽以來積累而致者自前至元逮今凡所修為充
廓與師弟子交承之事易以今古皆請於嗣漢天師然
後行之而有司亦間與有力焉故先後被教檄者六受
公文者再咸戒以師弟子相次為甲乙傳勿替乃事此
院所由總也今清逸又以著之金石使来者知為前人
勤苦所得上以奉公承先下以修真述道其志葢仁矣

哉予聞道家以玄元始三氣為祖玄者先天而無極也
元者後天而太極也始者五行具而萬物化生也今是
院之成於初拓於中將以衍於後其有得於斯道者名
實固相符矣此院所由久也清逸名大亨號閒雲仁壽
名道然號省翁於清逸為祖也蘭隱名德元師也項君
名天裕號碧泉弟子也其下徒孫曰林德玄是為記以
復於先生先生曰唯

依緑堂記

余之舊館人唐君子益家於三江南距晉二陸故居九峯之陰二十里山明水秀原隰衍沃茂樹長林蓊然深密者彌望不絕君有地十餘畆悉樹以名木引三江之流以為陂池舁九峯之石以為巖阜桐梓繁蔭松栢後凋奇花豐草叅錯映帶為堂於其間日以奉父母娛親戚賔友為樂凡登其堂則緑陰滿坐清氣襲人心神蕭爽世慮俱釋葢三十年于茲矣子益既歿其二子景熙景道復增治之封培灌溉構葺洒埽有加於昔凡先世

居是堂日用常行之事一不敢廢以故四方賓客至者忘歸又即其中以從事讀書問學乃取杜老詩中之語名之曰依緑而求予文以為記三數請而益勤予惟天地之氣流行四時發於春而盛於夏生物之功有不息者焉自其顯者而觀之則草木為至矣今夫仲夏之月時雨初收深山大谷平岡曠野蒼翠沉鬱之色侵肌奪目衣服器玩皆若可染及其秋深日斜通渠曲沼紺碧澄瑩錦樹屏列倒影上下熙然如陽春之妍此皆造化

自然之理而斯堂之所致者夫豈少哉人之生也寓形氣化之中以為飲食起居之適猶魚之在水微氣化則人將不幾於魚之涸者乎今二子之居斯堂也即其氣化之感者而依之以追弘其先志養生以治性力學而立身惴惴焉不忘風霜之有摇落其所涵育成就者恒有進而忘止豈非依緑之所得與雖然杜老之所謂依者水也三江之流不舍晝夜凡環是堂下者皆有餘浸也子日俯而臨之於以求聖人觀水之術茍有得焉則

所依緑者殆不足語矣以二子嘗從予游故不辭而以勉之他日來遊於是者不以其境而以其人始知予言之有徵也

對菊亭記

曹氏雲間故家也上世多文物慕古人詩酒遊覽之事故其所居皆有園池花木之勝至今子孫雖時殊事異猶以此相尚歲時率親友相與娛樂追思蘭亭竹林之清東山習池之放以自異於流俗者習以為常也其諸

孫曰克成能涉獵經史恬退不事進取惟以畊桑自給
業既不競常怡然自得無慕羨不足之色葢其所守亦
有過人者矣其居之東小園數畝花木池沼前人手澤
猶有存者中有亭一間乃上世遺物始作歲月已不可
考自泰定甲子其大父居竹翁徙建於此厥後二十六
年為至正己丑克成復加繕治充廣其檐楹補修其牖
户内外皆飾以白堊浚流泉壘奇石畦以菊數百本徑
其中以供覽亭舊無名始命之曰對菊於是詩酒遊覽

之事日益不廢又十有四年為至正壬寅始來求記於余以垂後勸予知克成之寓意於菊者有在也淵明當晉宋風塵之際澹然不徇時好退而徘徊晚節與黃花同傲霜露其中所存人莫之見也至於千載而下心領意會者復幾何人哉吁人生孰能百年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皆命之於天矣營營焉求其所欲而不得老死而後止者人之常情也苟能素其位而不願乎其外則將無往而不得其樂凡世之榮辱美惡皆不能間之矣

克成有焉由是而果能進進不已也則又遊於物之外矣

嘉秀軒記

禹貢揚州之域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蓋三江導震澤之水東入於海江之南北壤地數百里至今土肥而木茂民生敦庬而富庶地志所載讀書宦達者歷代皆有人焉余行江上每見人物問其姓字往往得前代聞人之子孫訪其流風遺俗未嘗不慼

慨太息也始余識杜生嗣榮今十年矣杜氏世居吳淞
宗族蕃衍生今年幾三十能世其業家於江之南橫泖
水上即其居之東偏築室於穹林喬木間為茅檐土壁
無刻桷甃治之麗前列塲圃後瞰清流四榮之外環以
幽花美竹簷宇高明窻户瀟灑藹然如在深山絶壑而
四時之生意有循環無窮顧接不暇者焉暇日過之燕
坐談笑意趣甚適予固已喜其不羣乎流俗也生求予
名其室予曰是宜名嘉秀以志夫草木之向榮居處之

有託也生甚喜曰是室之在林下人皆知其因草木以勝今得是名恍若出色而倍價矣予因進之曰爾知草木之嘉秀可以相爾之室也而未知人之能致其嘉秀者可以大爾之家也古人之於草木豈徒植哉以志遠大者葢有之矣若竇氏之桂王氏之槐謝氏之所謂芝蘭玉樹者不一而已也盍亦以是而求之無以予言為誇而自棄也生乃作而謝不敏

松竹林記

松竹之為林高山平野在在莫不有之而此乃欲為之記者何哉以曹炳幼文築室讀書其下故也自古讀書者不擇地而朝夕可以用其力今此乃特取於松竹之間者又何哉嘗疑而問焉蓋有慕於昌黎韓子之言故也夫松竹之為物高標勁節偃蹇絶特處暄凛而不為變易凌霜雪而不為屈撓蒼古之色毅然無窮不與衆卉之紛紅駭緑者朝榮而夕悴可謂草木之有恒者矣以之而固子之志勵子之益庶有益乎此衆人所可知

也然予於是則有見馬幼文之大父貞素翁嘗為堂曰求志亭曰遂生皆環以修篁喬木而讀書樂道其中卒以行稱鄉閭名聞朝野其先人都博君修藏於家庭間有齋在林下曰古節後又能以事業顯皆種學績文相繼不絕又得年趙虞黃諸公先後所為文辭以記銘之至今在人耳目屋室簡編賴以久遠今幼文復能追前武不廢箕裘其所由来盖有自矣此豈衆人盡知之哉自幼文之先世平日所以為淑後計者罔有不至此特

其一事耳幼文之所以樹松竹為書室者亦其繼述之一事也又嘗見之雲間之地矣九山之間有曰讀書堂者晉二陸之故居也亭林之陽有曰讀書堆者陳野王之遺址也是邦之望古今所稱惟陸與顧千載而下尚能指顧其處而嗟嘆之不遂泯滅者豈非以其讀書有道而賢之與今曹氏所居與之密邇三世相傳循習不墜將不得與前修追逐而流芳後世哉室既成松竹日茂幼文屬予為之記予亦與其有是善而宜書也後之

来者復能有感而興起焉則予之言得列於牟趙虞黄之後相與同為不朽此又不可得而知也

野處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野處集卷二

元 邵亨貞 撰

序

送族兄安仲還鄉序

世之宗族以服盡親盡而途人者久矣此老蘇氏族譜所由作也吾宗自東晉居睦逮唐貞觀中神祖孚惠王以勲德廟食由是聚族廣懋世次昭著率世世可考唐

末乃漸分派散處各自為族及今十七八世積年四百餘矣子孫不逺數千里一見而昭穆不紊不以服盡親盡而途人者繄神祖是賴其尤相親暱者惟諫村灑後汪村為然三族始祖以兄弟為近乆而子孫益能不自疎外嵗祀西山廟必三族合享率數十百人所以尊祖睦族而益乆之也陵谷屢遷衣冠氣澤日以微泯所幸未泯者此爾至元中先大父處州君以弗克終仕于宋晦迹華亭别業先子遂生華亭至德間大父喪歸故里

先子弗克舉家去至今為華亭人閒有宗族来者見之惟恐不亟親愛之恒患不至自以不得見三族合享之慼此心未嘗不介然也至正二年冬灑後兄安仲君来佐松江府幕一見而昭穆定親愛著始而問勞渠渠中而情文于干終而感歎凋落同然而欷歔兄距灑後始祖為十五世予距諫村始祖亦十五世不以服盡親盡為解友于之情若出同氣吾宗固自有家法哉兄弱冠從事江東列郡又再入縣幕所至皆有能聲今復佐幕

兹郡郡簿書必由佐始凡見諸行事一皆處以忠厚多得其情郡長官信從惟至予固自慶宗族猶有人也嗟乎吾宗冠蓋相望久矣時殊事異鞠為塗泥能彈冠自奮者復幾何人兄一出而宗黨出色先世氣澤不遂微泯可謂求什一於千百矣顧予生長異鄉衣食於奔走不得與宗族共處每南睇松楸無寧窮已在莊周謂去國見似人而喜況吾兄哉今年春兄以秩滿白郡長去歸鄉里由是退自悲向吾先子之介然者既不得釋今

之合而離者又烏可已於言耶因兄之行敘夙昔之所感以識别又不徒私於兄而已也

送畫者尹楚臯序

江漢以南古為楚地羅浮衡岳洞庭雲夢瀟湘廬阜世號竒偉秀絶者咸萃焉夫楚在三代盛時殷武之詩嘗抑其强大春秋書法不使與中國齒良有以也至入秦而國除更兩漢六朝唐宋之化而人物乃盛郡邑之名亦隨時以易數千百年而下幽人勝士猶不忘其初名

至今形之文詞取以名其居名其人名其物者往往有之當時列國若齊魯晉鄭宋衛皆不與焉吾嘗意其有取於山川之勝人物之盛而舍詩人春秋之所陋也惟山川之樂雖王公貴人有終身慕羨不得一至其處者而遁世放曠之士逌居處遊歷其間得以為謳歌術業之資以娛其生較之孰得而孰失也覃懷尹安卿非楚産也而能慕騷人風度始援筆寫蘭蕙即有成趣既又歷覽江漢勝槩萃其所尤以為圖畫志可尚也縉紳之

士嘉其能為詩文以勗之有曰是宜號楚皐則為無負所學及觀其畫皆瀟灑縱逸可喜於是益信其於山川奇偉秀絕者果有得也今復將遠遊以窮夫平日所未至而廣其學則斯名豈徒假哉遂為之歌曰　楚之山川兮幾千萬里周流而歷覽兮惟適所止思古之人兮彿可致聊延佇於澗谷之間兮撫遺蹤而興起攬荃蘭兮蕭艾深援余毫兮殆將求其苦心道里綿邈兮曷從執珪而越吟悠哉悠哉歲將晏兮其可以窮幽尋

進士吳善卿赴黟縣教諭醵贐序

江浙省取備榜進士今歲得吳君善卿士論相慶以為得人善卿甘肅人而假館松江遂以與薦焉右榜之士每舉登於江浙者松江恒多於他郡而善卿獨得稱善衆論者何哉豈非以其嘗實力於問學無待於假人非以幸而致者也善卿平日好學而謙識者莫不以科舉許之今之舉或以其不可得在正牓為憾士論曰不然文自已出雖備牓亦榮也豈天將以是為他日正牓之

權輿乎牓出末兼旬省檄調徽之黟縣文學與善卿爭
名者曰黟陋邑也若冷官其何以堪之士論曰仕而優
則學豈天其或者以此小試善卿之才而玉成之是邑
獨不可施教耶雖然善卿貧士也孟子曰仕非為貧而
有時乎為貧今善卿為百里師得行其道志不為貧也
母老矣居無積倉行無裹糧雖無離憂其志不樂於其
行也劉君用章為之請且謂予書之凡善卿平日常所
來往與是邦富而好禮者必能為善卿謀之上以贊有

司之得真才下以為力學者勸固無俟乎喋喋也

潘鍊師松菴序

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為宗鑿鑿五千言所以垂世立教者至矣當時雖孔子之聖猶歎其猶龍也後世宗其學而得其道者凡幾千百人其徒敘為列仙集仙等傳以與太史氏書相久遠豈欺世哉又其後飲刀圭鍊形氣之說行則謂老氏之學惟長生久視之趍是豈知老子者哉蓋凡得其道者謂止於無為然而未始無為也

謂入於虛無然而未始虛無也惟周流六虛出入古始
將無所往而非道與天地萬古相為終始雖鬼神造化
不可端倪矣豈徒長生久視之為哉故自老子以下五
祖七真之緒相傳為尤著其學盛於北方久矣國朝混
一區宇特設全真掌教宗師以領袖之而天下學者無
問其源所自出靡不以得承七真先緒逮事當今宗師
為足也維揚潘鍊師仲華自幼為儀真瞿老師之門人
掌教大宗師完顏公嘉其能循道誠脩脩然有古高士

風度期可與入老子之道號之曰通真明義靜德大師
玄中子且命主領益都路嶧陽山碧雲宮香火仍給金
縁紫服仲華曰是未足以盡吾學道之事於是退歸維
揚結廬燕坐以修其道且以休其徒衆而講習焉命曰
碧雲菴示不忘嶧陽之命還以青松萬本復自號松菴
以喻歲寒後凋志學之久而彌堅也予聞鍊師棄千金
之家而忘其故習不斷仕進而甘於恬漠非真有見乎
老氏大意弗若是也顧三千之行有以備於身其與向

之五祖七真游於無何有之鄉則茲松之植拱把而合抱青青者無窮期又將不得與真游同一不朽與

送傅明學序

往年邵武太守汪公國良與江東傅氏為通家好嘗聞其言傅氏家世之盛與初菴先生數學之善固敬諸胸中矣而傅氏之選於鄉擢于朝者累舉皆不乏人益知其族之蕃衍有自来矣至正壬午于初叅軍登第奉常得其文而誦之邃然淵深渾然端厚有德士也又六年

叅軍以浙闈較文来遊雲間始得相識以奉周旋其從子明學實從之来明學甫弱冠氣質冲融言貌兩資傳氏佳子弟也既久見其在伯父旁油油翼翼祇服厥事暇則沈潜誦讀日益而月廣恬進而勇退觀其文則鏘然成章能世其家學者也退自吁予與明學皆宋舊家出也予自弱冠以徭役旱澇世故相屈抑堂播之弗績弓冶之俱棄浮湛里閭所幸氣節不遂以泯今年既四十視明學之所為能不愧且悔悔且莫及矣叅軍於稠

人中知遇最厚明學以前輩相尚予益不敢以少予歲視之也而邵武公又予外姻之長則予與傅氏之契其所由來遠矣今參軍公上廣信有日明學復侍以往於其別執手謂之曰明學行且進於學振而家聲矣抑能遵而伯父之教矣予復何言雖然世之人方惟功利聲勢是尚吾黨當追念故習即仁義以自異無俾流俗能移則庶乎可遠大矣

送張令尹序

華亭為百里之縣東與南皆瀕於海厥田下下而厥賦上上在吳越為壯縣都保廣袤不踰中原之中縣然四境無不食之地設官不過宰丞簿尉洎學校倉庾鹽稅之職而已以故奉上字下者咸得充裕馬國朝陞江南軍州為路壯邑為州好事者乃增益華亭戶口糧稅之數而上之於是分其東半置上海縣復設松江府以總會之地削於下官迫于上百里之宰不得專制而盡其才今乃共坐一署上又設長以兼領其事丞簿尉無分

職復得以參裁可否專制之令益不行矣然民心所仰仍屬於宰而同寮不與焉是知古法固入人深也欲直行己志不為同寮採奪者惟不貪而明明而能幹者為然數十年間明而幹者固不為無人咸溺於貪而志卒不得逞亦其理宜也邢臺張侯來宰是邑三考之内終始如一廉幹且明聞于朝野奉上字下惟盡吾才賦役之不等者均之文教之失宣者振之豪奢之族蔑敢干以貨賄强梗之徒無所逃於縲絏民蘇而吏逸盜弭而

訟平寃者以伸而戾者以懼雖郡官之命弗直不受乃心所安一視斯民為命也直行已志同僚不得以揺奪者於侯斯見之矣故凡侯之善政載諸冊書紀諸碑碣形之詠謌傳之朝野者皆歷歷在人耳目非倒指立談可盡一旦秩滿告去自郡官至於庶人罔不嗟嘆扼腕惜其不可留矣吾既慨寥寥數十年間賢宰不多得廉幹且明者侯獨專美之矣又懼繼是以来者尚能若侯之如是以惠斯民乎故書以識别

贈浮屠如月序

學佛之徒無農商工賈奔趨負荷力役重任惟日端坐事齋戒持律講讀其書然其為道難成有不可容力者故必虛其心使不為毫髮世慮汙染歷久不異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表裏脩然無所附麗然後此心湛然虛明洞矚萬類凡世人智力所不能窮極之事無適而不達其為道信乎難成矣又必守於久遠使恒明而不昧斯僅可以言佛之徒也雲間九山有僧曰慶名其徒曰

如月葢取諸此義月介其鄉之老人求予言以自廣予因告之曰天地之間恒明而不昧者莫若日月人身之中恒明而不昧者有明德焉故經曰在明明德使不為物欲所蔽則其本體之明者皎然長存而洞矚事理無適非道譬之日月之光無時不然不斷照物而物皆莫逃其明矣此聖賢為學之極功與學佛者之宗旨若不異也月能勉之於斯當有得焉雖然吾嘗聞得佛之道者心性虛靈歷浩劫而不昧天地日月有壞而此性常

在竊常疑之而未信如其果然則夫如月之取喻又不足以盡之矣

送張孟膚移居吳門序

世道之治亂相仍久矣夷考古昔蓋亂之日恒多而治之日少士君子不幸身親亂世雖有道德文學可以大過人者亦將無以保任其父母妻子於斯時也文王孔子聖人也拘於羑畏於匡此豈不德而致之耶秦漢以降至唐天寶至德間惟杜子美奔走亂離自幼至老與

其身相為終始奇窮流落之態可謂至矣然抱其胸中之道德文學以自異於世終不為造次顛沛所移也若然者代皆有之豈獨子美哉後世言身親亂離者必首稱子美蓋以其能著之聲詩而可見耳子美之言一事一物靡不形於咏歌以與其身相為終始道德文學因而傳焉後世稱之曰詩史卒無異詞比自十餘年来兵戈之迹遍滿山野江淮吳楚之民靡遑寧處友人張君孟膚世家江陰屢嬰患難轉徙周流避地鄰里無寧

歲矣至正已亥秋奉父母攜妻子來三江南儆編氓之室以居視孟膚奔走兵塵故園風物衣冠圖史與凡所以奉親養志之具皆蕩為刼灰荊棘之墟矣宜若可憂也而孟膚日經營之以奉高堂菽水之懽以宇閭房絲衣之樂欣欣然能忘其憂惟從事翰墨文雅扁舟往來吳松幽勝之地樂交游大人君子之門長篇短什靡日無之未始有羈旅容色嘻此豈非胸中有所抱負而然耶今將卜居吳門市中以為諸侯賓客於其行也朋游

咸賦詩載酒以餞之予以謂孟膚之志氣槩可見矣孟膚之孝弟學問不言而喻矣所幸者孟膚之齒未也他日四海晏然富貴而歸鄉里當以平生履歷著之詩篇與此身相為終始追予美之高風遺躅以為今代之詩史云

送全真嬾雲子序

學老子之道者必年富力强血氣充咸加以存養之功則其神易完守易固而心之所操者一其為道易成也

故昔歐陽公嘗問道於石唐隱者隱者曰公之屋舍已壞難復語此由是知血氣既衰斯不可以有為矣惟其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身之屋舍有壞固不可以語道至於寄其身之屋舍益不可以不完也否則風雨霜露必摧吾體膚伐吾筋骨將竄避之不暇又豈能佚吾四肢百骸以固吾精神血氣而操存其心耶故老氏嘗謂身為丹基葢謂是也嘉禾嬾雲子懷君仲彬師事老氏而習其道兵火之餘屋室蕩盡浮游畢縣寄身故舊而能

不廢其學日夕思念遑遑焉惟恐業之不精歲之不我
與而此身之屋舍亦隨以壞也今將歸故里卜築于雙
湖上為苟簡之室以事老子而棲其所謂身之屋舍者
其志盖可尚矣暇日過予自言其道之難成而事之不
易集如此予謂世之知愛其四體為之宮室以藩蔽之
者人莫不然也至於固其精神血氣而存養之求其放
心而操存之非學道之士弗能也而老氏之徒乃能若
是豈不可尚也哉苟有力者能為嬾雲棲息其身使不

為風雨霜露是懼神完氣充以全其存養之功他日得為莊周列禦寇之徒與聞乎老子之道顧不拜諸賢之惠與

題錢素菴所藏曹雲翁手書龍眠述古圖序文

道在天地間惟文乃能載之苟無文則道將不能以言傳雖傳亦不能久遠古先聖賢所貴乎文字者以其為載道之器也自三墳五典群經衆史諸子叢集以降而為法書墨蹟片言隻字莫非載道者故歷代寶之久則愈貴以見今之不及於古馬貞素翁為鄉里典刑學術

優贍經史百家罔不造詣家所蓄書數千百卷法書墨蹟數十百卷非徒藏也日展誦之所得者深廣也翁生太平時年幾九袠以考終不可復得矣晚年日明手書細字精緻可憐此卷葢爲素菴先生書宋福唐鄭先生所為龍眠述古圖敘文也追思翁康强時幅巾野褐扶短節竹招邀文人勝士終日逍遥於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間論文賦詩揮麈談玄援琴雅歌觴咏無筭風流文采不減古人其有得於文字間者未易臆計也暇日屢從

翁遊得所書詩文小簡凡數十紙至今寶藏時出而觀
以求翁於髣髴未嘗不致私慕之戚乃己今觀先生所
藏而敬愛若是保全於兵火者又若是其賞識良可尚
也以謂書之在人間恒得如翁之善藏則書為不徒辱
矣若翁之能造詣理趣卒為鄉里典刑則翁為不徒藏
矣先生復能寶翁遺墨將垂久遠則翁之高風雅度與
宋諸賢同為不朽矣吁使翁平生所藏之書所書之蹟
盡得如先生者而付託焉豈非翁之願也又豈非書之

幸也鄭子産有言曰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愚亦曰非無書之患而無賞識力學之難也先生求文識卷後故書以復命焉

說

李轟字說

天地間聲之大者莫若雷霆凡狀雷霆之聲者曰轟而他物不與焉字書謂轟爲羣車之聲若然則車聲葢與雷霆等矣聖人制器車之體用至備圓其葢以象天方

其輿以象地兩其輪以象日月任載運行俯仰周折具
盡物理斯聖人所服用也以車聲而侔雷霆轟字又專
為車聲而作雷霆反借義焉則車之時義大矣哉會稽
李生取以為名豈苟然耶乃若得之父兄師友則人之
情也果何異與今乃得之夢是得之於神也得之神是
得之於天也貞居張錬師以起之字之不亦宜乎予今
年始識起之質而不野和而不流詢其家世又覲貞居
所為文因以得其為人起之未老也篤志而力行以自樹

立其身時至事起足以有為豈知其聲名不彰彰然於天地間耶以能不負其先世之澤與神告之休徵庶斯名之無忝也

乾隆御覽之寶

野處集卷二

[illegible]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馮　堪